

# 玉屏竹韵

聂浩源 著

峨眉山，荟萃着灵气、仙气和秀气

山中，有一条小溪

飘送着茶香

讲述着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……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屏竹韵/聂浩源著. —成都: 四川人民出版社, 2009. 8

ISBN 978-7-220-07924-5

I. 青… II. 聂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29718 号

QINGPING ZHUYUN

青屏竹韵

聂浩源 著

责任编辑  
封面设计  
技术设计  
责任校对  
责任印制

李洪烈  
刘小川 戴雨虹  
戴雨虹  
叶 勇  
李 剑 孔凌凌

出版发行  
网 址

四川出版集团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  
四川人民出版社  
<http://www.scpph.com>  
<http://www.booksss.com.cn>  
E-mail: [scrmcbsf@mail.sc.cninfo.net](mailto:scrmcbsf@mail.sc.cninfo.net)

发行部业务电话  
防盗版举报电话

(028) 86259459 86259455  
(028) 86259524

照 排  
印 刷

四川上翔数字制印设计有限公司  
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

146mm×208mm

印 张

7.875

插 页

2

字 数

160 千

版 次

2009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

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

ISBN 978-7-220-07924-5

定 价

15.00 元

■ 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
电话: (028) 86259624

引 子 .....001

第一章 大渡河畔的女生.....008

第二章 南海边的打工妹.....070

第三章 意外相逢.....131

第四章 走进同一片茶香.....192



MULU 目录

七月里，火星向西流下。黄莺儿声声鸣叫，唤醒了睡梦中的峨眉仙子……

一位画家穿行在山林中。峰回路转，不知涉了几道溪，转了几道弯，来到一个临崖处。他放眼望去，奇峰叠翠，沟壑错落，清流潺潺，古木参天。如雨的蝉声从高枝洒下，如羽的白云从低谷飞升，缠绕的喇叭花在身边奏响仙乐，飘飘缈缈，似入琼瑶仙境。他陶醉不已，拿起了画笔……

快正午时，他迷路了！正着急时，飞来一只白腹锦鸡，美丽的羽翼牵引着他的目光，飞向一座长满青松翠竹的山峰。他不由咏道：“作画贪爱山林美，白云深处见人家。”

他收拾好画具，向点缀在白云青峰间的一户人家走去。

几幅画的工夫，他来到那户人家前。一条黄狗吠叫着跑来，犬声引出一位五十多岁的山里汉子。

“老乡，去山下的路咋走啊！”画家问。

“原来是个画画的啊，请屋里坐一会儿吧！”那汉子热情地



招呼。

这是一字儿排开的几间木板瓦房。画家被领进堂屋。汉子喊了一声：“娃儿他妈，烧水泡茶。”

里屋传来女人“哎”的一声，听声音不过四十来岁。主人又端出一个楠竹茶盘，上边搁有一把紫砂壶、两个小茶盏。画家一眼认出那是一把古壶。

主人取出一根裹好的叶子烟递过，画家谢却。主人自个儿“叭哒叭哒”抽了起来。

画家不由拿起那把紫砂壶观赏。壶制作精良，色泽光润，壶身镌有“福莲”二字，壶盖上的提纽做成了一个裸体小儿，仰卧在一片荷叶上，双手抱头，憨态可掬。

“这是一把清代壶吧？”画家问。

“弄不懂。前些日子，有人到山里收古董，要给五十块钱买，娃儿他妈死活不卖。”

“五十？当值五百吧！”

画家跟主人攀谈起来。原来主人姓林，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峨眉山翠云峰，靠打柴和采草药为生。樵夫有三个子女，大儿子已在山下成家，二儿子在峨眉城里打工，老三是个女儿，叫林竹韵，今年初中毕业，他要她报考嘉州技工校，这还是听老乡推荐的呢。

说着话，女人手提陶罐出来了。她乌黑的头发在脑后绾了个髻，五官匀称，肤色白净，眼里却含着一抹抹不去的忧郁。画家的眼光是尖锐而挑剔的，亦不觉失态，暗问：“这是山里

女人吗？”仅从她的发髻上，他已读出了一种古典美。

女人将紫砂壶盖斜扣壶上，提罐往壶里倒水。“还要烫壶？”画家又惊讶了，“山里人喝茶这么讲究？”

烫完壶，女人打开盛茶叶的竹筒，用一只竹茶匙舀出茶叶，放进壶里，再掺入水，往小茶盏里倒茶。虽然她是那么的随意，其姿势和仪态已着实让画家吃惊了：山里女人会这样沏茶？那斟入小茶盏的手法，分明是关公巡城或韩信点兵！

“请茶！”女人淡淡地说，看了画家一眼，目光中却也不乏热情，转身进里屋去了。

“她是……”画家问。艺术家的敏感已让他嗅出了一种神秘气味，气味中还有一缕甜蜜的芬芳。

“我老伴。”樵夫说，“请茶吧！”看得出，他不愿谈这个话题，且讳莫如深。

莫非其中包含着一段隐情或一个不愿人知的故事？画家有些失望，端起茶盏，茶汤黄绿明亮，饮一口，清醇甘冽，不由脱口叫道：“竹叶青！”须知用紫砂壶冲泡竹叶青，水温得拿捏得恰到好处，火候分毫不差。

听着把自家的茶叶称作峨眉名茶竹叶青，林樵夫得意地笑了：“啥竹叶青？不过自家茶树上摘的罢了。”

“你家有茶树？”画家又惊讶了。可一看见他那双长满老茧、粗糙乌紫并伴有龟裂的手，他不再惊讶了。这不仅是一双砍柴的手，还是一双炒茶的手。

“有。是三女儿小时栽的。”



“刚才见嫂子沏茶……”画家说。可林樵夫一口喝干了茶盏，打断道：“山里女人，随便泡壶茶罢了。”

画家知趣地不再打听。“哎，你们画画的见得多，听说过那个叫嘉州技工校的没有？”樵夫问。画家摇头，没听说过。“不过，她为啥不读高中，考大学呢？”画家问。火斑鸠的儿子一定是火斑鸠，黄鹂的女儿一定是黄鹂。从她妈妈掩遮不住的清秀气质上，他知道她的女儿一定有一段竹韵！

“哎，娃儿倒是能读书，她老师也到过我家，要我让她考县里的高中。可是，女娃儿读书再多，还不是嫁人啊？有啥用嘛！山里女子，早一天出去，早一天好啊！”

画家知道，一般山里人较穷，姑娘小伙都向往山下平坝，姑娘下嫁，小伙入赘。由不“我可要冒昧地提一个请求：听她老师的话，让她考高中……”话音未落，林樵夫已直起身，烟卷停在手中，眼里射出一种固执的光芒，像一尊干瘦的木雕，十分坚硬。

画家饮毕茶，让樵夫带着去屋后坡上看了茶树。随后，沿他指的小径，往翠云峰下走去。一走得一阵，探寻风景的眼睛又让他离开山路，像猎人一样走上了一条隐约可辨的小径。不久，耳畔传来“哗哗”溪水声，水声中竟夹杂着少女的嘻笑！“噢！”他好生奇怪，侧耳听

了听，加快步子。钻出一片竹林，崖下出现了一幅峨山少女洗浴图：

婉转的溪流在这儿形成一个碧潭，潭里有三位裸露的少女。一位蹲在潭边，躲避着泼来的溪水，发出“呀，呀”叫声。一位留着短发，站在潭中，上身赤裸在阳光下，正起劲地朝她泼水，边泼边发出声声欢叫：“来呀，来呀！”另一位少女，赤条条如鱼儿一般在碧波中行走，她身材修长，水面飘浮着长长的秀发。夏日的蝉鸣一片片掉进水中，碧水亲抚着她的皮肤，感受着她的体温……

站在半崖上的画家发出惊叹：“境界，一种境界，一种回归人类童年的境界！”叹毕，蹑手蹑脚地退出。

退出林子，他凭着抹不去的记忆，画下了刚才那一幕。走在路上，他想：“这条山道，当留下了少女多少个深深浅浅的脚窝？串串脚窝里又当孕育着她们怎样的人生风景？”

下了翠云峰，他发现那条溪流又绕到脚下，碧潭却被岩石和绿荫遮住了。岩石与绿荫外的溪畔，他又看见了那三位少女，或蹲或站，正洗着衣服。一个穿一件水红衣衫、披一头湿漉漉长发的女子，方提起一件衣服抖水，听到脚步声，她转过头来。

画家的眼睛立即发现了那一段竹韵！“你是林竹韵？”他问。

少女腼腆一笑，问：“你咋知道？”

“我刚才去你家来。”画家说，又不容推辞地道：“我给你





画幅画！”她翻一白眼出不堪，林竹韵一出招，于是不敢，说：

林竹韵羞赧一笑，转过头去，自个儿洗衣服了。

“人家才不愿当你的模特儿呢！”她身旁，另一个少女站起身，冲画家说。

“好辣的嘴！你从哪儿听来的这种说法？”画家笑问。

“画我们的画，照我们的相，然后拿去出版、卖钱！”这女子又说。

“好个小姑娘！”画家打量起说话少女。她五官端正，有一张轮廓分明的弯弓样的嘴，好似总遇到不平事，又总在抗争一般。先前泼水的一定是她了。

“章永丽，看你说的。”林竹韵说。

“没事儿的，你想画就画吧。”另一位少女说。她生就一张圆脸，态度友好，眼睛一笑就像豌豆角。

“徐惠娟，就你好说话！”章永丽瞪了她一眼。

画家架起画板，拿起画笔，再不考虑选景构图等要素了，落笔下去，便是林竹韵的两只眼睛。这是两只充满了峨眉山灵气和秀气的眼睛，从刚才她转身的那一瞥中，他已看见了那里面闪烁着一片黎明的霞光，对未来充满憧憬。看着这双眼睛，季节便开始倒退，让画家胸腔里生出了峨眉山小伙般的喜悦……这是久违的感觉，与秋相约，已让他习惯于站在他人的爱河边，观看他人沐浴或嬉戏了。

画家画完。少女也洗完衣裳，端起盆子，往翠云峰走去。

画家收拾好画板，转过身，沿着林间那条写满少女的美丽和心情的小道，往清音阁走去。



# 第一章

# 大渡河畔的女生

初秋的嘉州城，绵绵秋雨终于停了。

大渡河绕古城墙欢乐地流淌。河中有一片沙洲，洲上行走着嘉州技工校的青年教师卓嘉岷。他年近三十，身材高瘦，面部轮廓方正，戴一副眼镜。信步走上一阵后，坐在一个光洁的卵石上，右手支撑下巴，以罗丹的雕塑“思想者”的姿态开始了沉思。

他在想什么？

他是同事眼中的一个怪人，曾在雷雨中追逐闪电，说是要欣赏金色的树枝划破乌云的瞬间美丽；也曾去风雪中的峨眉山，站在一株老杉树下候了三小时，说是要倾听冬雪压断枯枝的声音。

今日下午他没课，像画家写生一样来到了沙洲。默坐一阵，掏出纸笔，写道：

“西北天开锁，午后见阳光”。灰蒙蒙布满乌云的天空，终于露





！和雅。在竹韵茶室，竹韵茶室只一下出

可惜好景不长。大佛的身躯还没从青山中走出一半，渔阳鼙鼓便动地来，惊破霓裳羽衣曲。“峨嵋山下少人行，旌旗无光日色薄”。逃到蜀地避难的李隆基，想来隔江眺望过未完成的半身佛像，心中是祈祷还是哀伤？不过，他已无法看见大佛的全身了。直到唐德宗贞元19年，这尊世界上最大的石刻佛像才从凌云山中诞生！它历经了九十年，端坐于青衣江、大渡河、岷江三江汇流处，低眉含目，口唇紧闭，端庄肃穆地护佑着往来的渔船、两岸的沃野……

他为大佛的诞生而激动，站起身，感叹着历史的兴衰和人世的沧桑。

这时，他看见洲上还坐有一人，三十多岁，神清气爽，其雅兴让他惊讶不已——那人正在用一个竹炉烧水烹茶，紫檀木的茶盘、碧色瓷的茶盏一应俱全。他走了过去。

烹茶人请他坐下，吟道：“洲头客来茶当酒，竹炉汤沸火初红。”

“寻常一样江上舟，才有芦花便不同！”卓嘉岷亦吟道。

二人相视一笑。他们均化用宋人杜小山的《寒夜》诗句。这人名叫张松，是竹叶青茶文化的研究员，在嘉州开有一家茶叶店。

“早闻嘉州张兄的茶名，想不到真有雅兴！”卓嘉岷说。

“你原来就是冬天到乌尤寺，请僧人用雪水烹茶的卓先生！”张松叹道。二人相见恨晚。

“这烹茶的水，是请打鱼人从大渡河河心取的。请！”张松举茶相邀。卓嘉岷接过茶盏，慢慢啜下，清醇甘冽，与那雪水煮的又不相同，有一种水深波静的底蕴。

二人就茶事说开了。张松说：“当今西蜀，茶学造诣最深的当数峨眉山灵峰寺长老青峰大师。”张松说，“卓某愿洗耳恭听。”“其人其心，早已跟茶打成一片。”张松说，“且观他品茶，必用两盂水煮，一盂取自南崖泉水，需用太阳晒一年；一盂取自北崖泉水，需用月亮晾一年，两水交融，专烹竹叶青明前茶……”张松说：“世间竟有这等茶人！既采太阳的阳精，又采月亮的阴华！”卓嘉岷惊叹。张松说：“不过，青峰大师亦有一件憾事，据灵峰寺代代僧人相传，当年茶圣陆羽曾到峨眉山考水品茶，遗下一对贮水瓷盂，不知所终。”

卓嘉岷一听，更来兴趣：“山上寺庙寻遍了么？”张松说：“岂止寺庙？张某每去峨眉山，必怀寻找之心，峰峰涧涧全寻遍了，然终无所获。”说话间，天空愈加开阔爽朗，雄秀的峨眉山从西天云端里出现，蓝色晶莹的山峰和大佛遥遥相对，这，不正是为大佛提供了一座天然供台吗？金顶袅袅的香烟和缥缈的佛乐，不正是对大佛的供奉？卓嘉岷为他的这一新发现而欣喜。张松说：“是的！”张松说，“我记得，有位散文家说大佛面对大江，



不需要供台。显然，他没有卓兄的慧眼。来，再饮一盏！”

二人陶醉在壮丽的河山和人文景观中，身下的每一颗卵石都化作了优美的词藻，洲边每一道浪花，都化作了优美的诗行……

秋阳偏西，二人乘小小打鱼船过江。摇晃的江面上，张松突然忆起一事，说：“我有位画家朋友，说是峨眉山里有个樵夫的女儿，气质非凡，在你们技工校读书，你可认识？”

“樵夫的女儿？气质非凡？”卓嘉岷似不相信，笑笑，摇摇头，“不知道，叫啥名儿？”

“姓林，大概叫……林竹韵吧。”

“林竹韵？”卓嘉岷点点头，用心记住。在大江急流中颠簸的小船上，他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，有啥昭示或玄机呢？他不可能知道。然而张松也忽略了这点，没从易理或测字术上去思考，待后来反观时已经晚了。

上岸，二人互道珍重，就此告别。

卓嘉岷回到坐落在城郊斑竹山上的学校。因有晚自习，他没回城里的家。吃晚饭时，和几位单身男教师端着饭碗，围坐在食堂外花园内的一张石桌旁，边吃边聊。这也是单身教师们的习惯。

“喂，马老师，听说你班那小子又给3班的校花写信了。”年轻的刘老师说。

“就是那个姓张的吧？我让他规矩点！”同样年轻的马老师

说，“三天两头给人家写信，也不撒泡尿照照！”

卓嘉岷本学期恰好教着3班的《机械制图》课，不由问道：“校花？谁呀？”

“那么有名的，你还不知道？”小刘反问。

卓嘉岷摇摇头。本学期八月下旬就开学了，据说是为给日后实习挤出时间。

“你也真是的，怪不得人家说你是个老夫子，迂！”张老师

说，“还在一年级时，林校花的名儿就传开了。那教体育的李强不是几次找人家谈话，弄得个满城风雨么？”

卓嘉岷摇摇头。他不打牌，不喝酒，不合群，虽有家，内心却孤独地做着蓝色的梦，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关在学校安排给他午休的斗室里写写散文什么的，曾经的感情挫折让他守口如瓶，也无心在意别人是否掉进爱河，或呛了几口水。

“3班，你想想吧。”小刘提醒。

他想不起来。五十多人，一个老师若不特意观察，是留不下印象的。

“人家卓老师不像你，有妻子，怎么会关心女生呢！”小吴向小刘开炮。

“你不关心？去年，她刚入学时，还是你指给我看的呢！”二人“抬杠”了。

“说了半天，她的名字是什么呀？”卓嘉岷忍不住了，问。

“林竹韵！”

“是她？”卓嘉岷内心说，“一个山里樵夫真能生出这样的





女儿？”

一位刚升入二年级的女生，就成了青年教师闲谈的对象，看来真有点儿不凡。

其实，全校师生有谁知道，春天，她要 and 伙伴们爬到翠云峰的一株千年老樟树下玩耍，其他人坐在树下，她却要爬上树去，坐在春的枝头，诵读《诗经》；夏天，她们要下到峰底的碧潭，她会率先脱去衣衫潜入水中，像鱼儿一样游走；秋天，她要约伙伴们夜晚伫立潭边，观看那一轮皎皎峨眉月登上水中的青峰；冬天，她还要采集茶树和腊梅花上的积雪，放入陶罐中窖藏起来，来年沏泡她家自产的茶叶……

若知道了，那还了得！

晚自习课堂上。坐在讲台上的卓嘉岷擦亮镜片，挨个打量学生。前前后后观察了几遍，并没发现哪位女生“一枝独秀”嘛。转念一想，原来这是2班，明日才有3班的课。

下了自习，他没急着回家，而是先到学校的单间宿舍，将下午在沙洲上写的文章润色，取名为《远眺大佛》，打算投给一家杂志社。做完这事，才骑上自行车，驰回夜幕笼罩下城里的那个家。

周三上午，3班教室。

“今天，我们讲三视图。”卓嘉岷说。目光透过镜片，将全